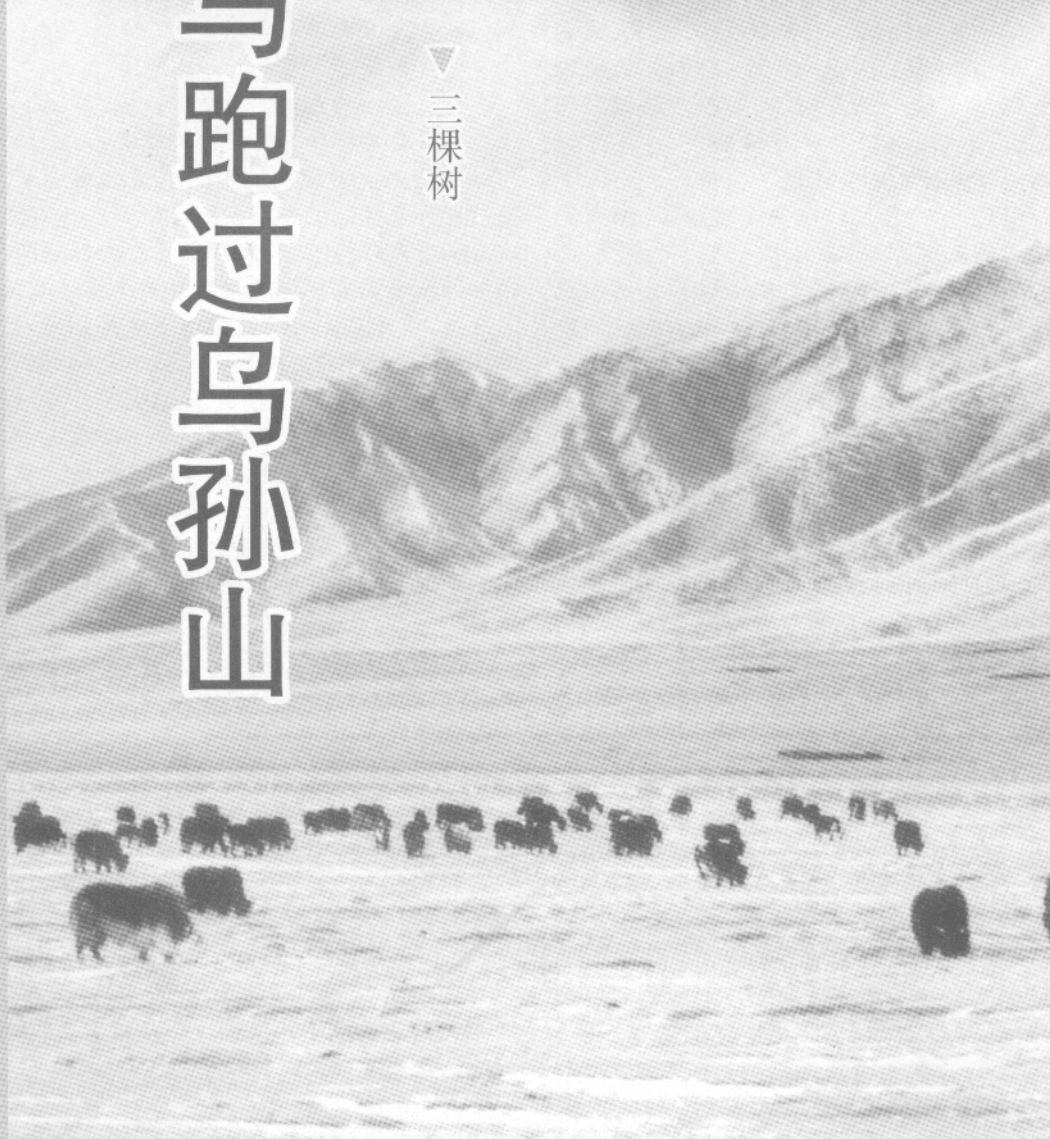


打马跑过乌孙山

▼ 三棵树



我想回老家去,想骑上一匹红马,在太阳将落的黄昏,让它驮着我跑过黄花遍野的乌孙山。

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有些感觉连自己也无法说清楚。我在乌孙山只断断续续生活过几年,但意识里我一直把它当作我的老家,想家的时候,闭上眼睛就是乌孙山起起伏伏连绵无边的山脉。乌孙山那白天铺满阳光夜晚铺满月光的山坡,能把我忧伤的心照亮。

我想回乌孙山去,并不是为了躲避那些不断上门的讨债人。其实债务和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就像我跟冷向阳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一样,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我们成了不相干的陌路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他飞走了。面对不断响起的敲门声,我得不断地亮出崭新的离婚证,这本离婚证这时候就是我跟儿子的护身符。

可是,这个家已经是一个破巢了。愤怒绝望的讨债人砸碎了鱼缸,水从地板上漫过。斑斓的热带鱼在玻璃碎片上拼命游动,仿佛只要这样努力地游,就能游回赤道附近它们来时的大海。

我是在一个讨债人跳楼后才有这个念头的。就好像那个跳楼的人不是砸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而是重重砸在了我的头上,当头一棒,把我打醒了。讨债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冷向阳欠了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在他死以前我好像从没见过他,我跟他的认识是从他的死开始的。他从我家客厅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破窗而出,就像一条鱼破水而出。不同的是鱼溅起的是水花,他溅起的是玻璃碎片。无数的玻璃碎片在阳光下水晶一样的光芒,它们带着风铃般好听的声音和一闪一闪的光亮,前前后后追随着讨债人的肉体一起落下去落下去,一直落到地狱里。地狱是黑的,永不见天日的黑,玻璃碎片在那里再不会发出声音和光亮。

我一直想看看讨债人的脸,我还想看看他的眼睛。热带鱼在玻璃碎片中死去时都全力睁大着眼睛,回不到大海,它们死不瞑目。讨债人不像别的讨债人又骂又跳气急败坏,他好像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这也是我没有注意到他的原因。他死后头全变了形,

分不清哪是前面哪是后面,我没法看清他的面容。在火葬场我看到了他的照片,看上去很年轻,眼睛里闪着光泽,像有两点黑色的火焰在跳。他老婆说这张照片是他十年前的,那时候他刚大学毕业,雄心壮志,意气风发,一心想干大事业。现在他死了,躺在花圈和挽联中,再过几分钟,他就会被推进去火化。一个鲜活的人,上帝把他收回去,就像收回一粒尘土,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着火葬场冒着黑烟的烟囱,我想起黑白片里的老式火车,还想起一首关于火车的诗:

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

孤独的火

你要将他的忧伤带向何方?

讨债人坐着黑白片里的老式火车走了,黑白片外是美丽的春天。桃花刚开,李花刚落,还有许多的花要开。我站在春天,站在黑白片外,看着那辆老式火车吐着烟雾从我面前开过,它开过去之后就再也不会开回来。我没什么可以悲伤的,可我心里多么悲伤!当我想放声痛哭,大风却捂住了我的嘴巴。

讨债人留下一个跟我儿子一样年幼无知的儿子,留下一个跟我一样年轻无助的老婆,还留下一个破巢。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他也只顾自己飞走了。这时候离婚证在法律上可以做我的护身符,可在良心上我没有护身符,我只有拿出心爱的越野车。

我喜欢越野车,没理由的喜欢。买车的时候,冷向阳坚持给我奥迪,他认为女人根本就不适合开这种野马一样的越野车。我却坚持要越野车,我想我对越野车的喜欢也许跟乌孙山有关,跟马有关。小时候我喜欢拿一根树枝夹在两腿间当马骑,树枝一路扬起尘土,就像是打马跑过失传的草原。树枝是意象主义的马,越野车也是。我总梦想着自己开着越野车,尘土飞扬地奔驰在空旷无边的大地上。

现在,我把越野车给了讨债人的老婆,冷向阳欠他们的远不止这些,但我能拿出的也就剩这一点了。

讨债人的老婆到我家来拿车钥匙的时候

是晚上。客厅里所有的灯都亮着,显出窗外深深的黑。破了一个大洞的窗子,残留在洞边的玻璃像尖利的牙齿狰狞着,风怪叫着从这些牙缝间钻过。室内窗帘翻飞,人影飘摇。

讨债人的老婆走到窗前就站住了,她站了一会又伸头往下看。下面是地狱的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几盏车灯鬼火一般飘过。讨债人的老婆突然轻声哭起来,无限凄凉地说,为什么不安防护栏啊,这么大的窗子。

冷向阳也这样说过。

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这套房子我并不是很喜欢,地处闹市中心,楼层高,面积大却华而不实,书房太小,朝阳的这边也没有阳台。虽然有这么多的不喜欢,我还是把房子买了下来。我独独喜欢客厅里的这扇窗子,又大又明亮,阳光可以照到客厅里的每一个角落。我可以贴着玻璃看天空里云飘过,鸟飞过。有风的日子,我甚至可以看见高处的风,它们带着天庭里的冷,自上而下斜斜地吹,把许多不属于人间的东西吹落到地上。

我以为玻璃是安全的,谁会想到玻璃这么易碎,一碰就碎。

讨债人的老婆从我手里接过车钥匙的时候,无比同情地伸手拂去我脸上的头发,仿佛死了丈夫的人不是她而是我。她说,你是个这么好的女人,他们真不该来找你要债,他们认为你们是假离婚。我点点头,他们说的对。讨债人的老婆说,他们说的不对,你们是真离婚。我摇摇头,告诉她我们真的是假离婚。冷向阳破了产,还不起这么多钱,为了我跟儿子才不得不这样。讨债人的老婆说,别傻了,这是个阴谋,井一样深的阴谋,你怎么就往里跳啊。冷向阳是蓄意破产,他故意拖欠了很多钱,他把资产一笔一笔转移出去,然后宣布破产。很多人被他害惨了,想跳楼的何止一个。他现在却逍遥法外,带着钱,带着女人。

一切仿佛不可能,不应该,不是真的。

我没有听明白。

讨债人的老婆一字一字地说,冷向阳跟你是真离婚,他带着钱,带着另一个女人走了。他不会回来了。

我听明白了。

现在想来这一切真的是一场阴谋。冷向

阳请我喝咖啡,帮我加糖、加牛奶,我嫌它高雅却远不如奶茶好喝。冷向阳突然愁苦了脸,说他破产了,为债所逼,不得不走。为了我跟儿子,离吧。

破产?什么是破产?为什么我对一切一无所知?

冷向阳星星点点掉下眼泪,说是假离,等他在外面东山再起了,我们还复婚。

我听话地在他拿出来的纸上签了字,接下来,冷向阳就消失了,仿佛一粒灰尘,不知被大风吹到了哪儿。

我怀疑一个人怎么能消失得如此干净,没有声音,没有温度,没有气息。就算是一个人死了,我们还可以到墓地里找到他的去向,冷向阳比一个死人还消失得干净。他就这样从我的生活里突然地没有了,就像一粒盐在水里没有了一样,给我留下的是苦涩和咸。十年夫妻,十年的时光恍如一梦,梦醒时窗外流云舒卷,只有树梢上掠过的风,只有一个个偶然又缓慢的日子,没有人能够将它真的缅怀或者遗忘。

我想回乌孙山,想找回乌孙山那些简简单单的幸福,我还想让乌孙山的大风把我脸上的哀痛吹走。乌孙山一早一晚总刮着大风,小时候我很想知道那些风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又是在什么地方结束的。风一开始刮,我就往山岗上跑,看屋顶的炊烟往哪边倒。如果升起的是浓浓的烟,烧的一定是麦草、胡麻秆或葵花秆。如果烟是淡淡的,烧的该是干牛粪。有时烟是青的,只薄薄的一缕,烧的就是爬地松,烟里有一股松叶的香。房里的烟有时一直往一个方向倒,有时不是,一会向右倒,一会向左倒,一会哪边也不向,直直地飘上去,飘进云朵里就变成了白云。

我无法知道风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又是在什么地方结束的,但我知道风可以不断地回到它开始的地方,就像我回到乌孙山。现在,我已经躺在乌孙山开满黄花的山坡上晒着太阳了。一只刚出生几天的羊羔,雪白的细羊毛可爱地卷曲着,它刚吃饱了奶,像我一样伸展四肢躺在花丛里享受着太阳。羊是长不大的婴儿,永远的婴儿。一只羊羔的雪白,就能照亮乌孙山的春天,多么干净明亮的春天!

恍惚中的花香连着草色朦胧，马蹄飞掠的地方，去年的羊粪肥美着春天，去年的羊栏空守着白云，去年扎过白毡房的地方，又长出青青的牧草。

回到乌孙山，我最想看见的人是小风，可是小风已经不在乌孙山了。赵勇告诉我小风去部队当了翻译，是特招的，现在在和田。关于和田，我只知道它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一个城市，一年四季吹着风沙，雨水像金子一样珍贵。

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想见到小风，就像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想回乌孙山一样。我只觉得自己很累很累，失眠、无助、恐惧，还有愤怒，像一条条蛇在我的周围，让我不知所措。我得让自己放松下来，躺在乌孙山的山坡上睡一觉，什么也不想。我还得让自己哭出来，把头靠在谁的肩头大哭一场，我不能任由着自己自囚、自毁、自灭。

想哭的时候我想到了小风。小风是我在乌孙山最好的朋友，我曾经陪着他一起在山坡上放羊，骑马，看天边的云。我以为他会一直留在乌孙山，就像乌孙山山口的那棵大树。只要我回到乌孙山，我就能看见它独自挺立在空空的山口，高大，笔直，沉默，仿佛一整个天空的孤独都被它支撑着。

我没有理由要求小风永远不变地站在那里。我只是一朵云，不经意间飘过他的树梢，他伸出手想牵住我，我却越飘越远，远出他的视线。外面是繁华闹世，红尘万丈，我在高处想起小风是忧伤，我在低处想起小风也是忧伤。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小风的忧伤，小风的忧伤是别人看不见的忧伤，三十多了，他不结婚，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乌孙山有那么多的好姑娘，没有一个是他喜欢的。

小风可以静默如树，赵勇却不能守口如瓶。我一回到乌孙山，赵勇就告诉我许多关于小风的事。这些事让我心痛，让我虚弱的心更加虚弱。我已经不能再承受任何一点点，何况是小风，一个让我时常想起的人。这么多年他一直不能释怀，我们曾经打马跑过的山坡让他不敢回望，所以他走了，离开水草丰美的家乡去了一个荒凉的沙漠中的城市。赵勇当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毫不留情地对我说起小

风。我知道他是替小风不平，他是小风的哥们，乌孙山派出所的所长，原先还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副队长，破过不少大案子，立过不少大功，很受领导的器重。后来因为打了人，那个人是个强奸犯，专强奸晚自习回家的女学生。有一个女学生，才上初三，晚上上完课回家，在巷子口和同学分了手，走到拐弯的地方，被强奸犯截住了，女学生拼死反抗，强奸犯就用石头残忍地敲掉了女学生满口的牙齿。女学生遭强奸后跳楼自杀了，像那个讨债人一样，她一声不响地从教室的窗口跳下去，在黑黑的夜里，坠入更黑的另一个地方，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同学发现。赵勇为了破这个案子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每天晚上尾随晚自习回家的女学生，有一段时间女学生见了他就跑，以为他就是那条传说中的色狼。后来赵勇终于当场抓住了色狼。色狼躲在女厕所里，一个上厕所的女生成了他袭击的对象。赵勇抓住他后他对自己犯下的一桩桩强奸案供认不讳，等他录完口供签好字，赵勇关起门来把他一顿痛打，打掉了他的几颗牙齿。赵勇是想把他满口的牙齿都打掉的，被同事冲进来拖住了。为了这事赵勇被贬到了乌孙山，以前小风就是给他当翻译的，维语翻汉语，汉语翻汉语，蒙语翻汉语，然后再把汉语翻译成各种语言。现在小风走了，给赵勇当翻译的是个女的，叫郑袖，人长得很瘦，但瘦得很有内容，她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一眼一眼地瞟。也许她在心里暗暗地跟我做着比较，她一定认为我个头比她高，衣裳比她好，但是她不知道，她比我快乐，比我年轻，随便穿什么都很青春。两个女人之间相差了十岁，而两个女人是不能相差十岁的。她的轻盈我没有，她的鲜亮我也没有，我有的只是心灰，整个人无法掩饰地灰了下去，再名牌的衣裳也帮不了我。

我这次回来，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没有对父母说起我和冷向阳之间的变故，也没有对白鸽说。白鸽是我的姐姐，可是看上去却像是我的妹妹。她的个子矮了我一大截，头发永远是黑黑的直直的。她有一张典型的南方女人的脸，柔和的眉眼，白皙的皮肤，整个人像西湖的水一样安静。从长相上看我和白鸽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我的眼珠是淡灰色的，

眼睛深凹，鼻梁高挺，许多人开玩笑说我应该是波斯人。

回到乌孙山，我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赵勇，我没有见过赵勇，只是在电话里和他通过很多次电话。那天我来到镇上，他刚好出去办案。派出所里两个年轻的警察在审小偷，小偷是个拷在桌腿上的巴郎仔，年龄不大，十六七岁，他勾着头蹲在地上，我看不见他的脸。我问这里谁是赵勇，一个警察抬头说我叫乌勒，他叫别勒克，我们谁也不是赵勇。他幽默的回答让蹲在地上的小偷笑起来，他笑得很得意。我没有笑。这时候郑袖出来了，她仰着脸，说他不在，你找我们赵所什么事？她把“两个”字说得很重。

赵勇不在，我决定去乌孙山下的野马渡，那里有慈祥的巴拉提老爹。他是哈萨克族人，乐观爽朗，敦厚诚实。他曾给我讲过一个关于白天鹅的故事：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位叫卡勒恰哈德的年轻氏族部落首领，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独自一人倒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生命垂危。这时，天空裂开了一道缝隙，飞下一只白天鹅，白天鹅把受伤的青年带到蓝色的海子边，喂给他水喝。青年得救了，白天鹅变成一位美丽绝伦的少女，于是两人结为夫妻，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哈萨克，意即“白天鹅”。后来哈萨克生下三个儿子，长子的后裔成为哈萨克族的大玉兹部落，二儿子的后裔成为哈萨克族的中玉兹部落，三儿子的后裔成为哈萨克族的小玉兹部落。由于三个部落都是“哈萨克”的后裔，人们便以“哈萨克”作为自己民族的名称。哈萨克族至今还十分崇敬白天鹅，他们把死去的天鹅挂在毡房的圆木栅上，或者把天鹅的羽毛插在小孩的帽子上。

乌孙山是哈萨克人的乌孙山。

回到乌孙山，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弹唱的老阿肯。那天我出了派出所，独自在拥挤的巴扎上走着，空气里弥漫着烤羊肉和孜然的气息，这气息让我仿佛身在异域。当我走累了，在一张用旧的长条桌前坐下，一个维吾尔老汉给我端来热奶茶、馕和一碗盐巴。这是一个简陋的奶茶馆，席子搭的棚顶，缝隙里有细碎的阳光漏下来洒落在我身上。门口是个

打馕的土馕坑，一大摞刚出坑的热馕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有肉馕、油馕、甜馕，还有厚厚的圆馕。一只小蜜蜂围绕着馕飞来飞去，它把它们当成了香香甜甜的花朵，忘记了回家，而我在一碗热茶的奶香里，忘记了惶惑，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

后来奶茶馆又来了一位客人，奶茶馆的维吾尔老汉似乎跟他认识，他们把手搭在胸前，互相说着一些问候和祝福的话。客人面容清瘦，眼神忧郁，灰旧的外套有风尘的痕迹。他把马拴在木桩上，把两根弦的冬不拉放在长条桌上，然后要了一碗清茶，一个圆馕，一小碟子盐巴。他往清茶里加一点盐巴，吃一口干馕，喝一口茶，掉在桌子上的馕渣，他也小心地捡起来放进嘴里。

这时候巴扎上有人唱起了歌，是三个穿过戈壁来到绿洲的流浪汉，三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他们穿着破衣烂衫，跪坐在奶茶馆门前满是尘土的空地上，跪坐在巴扎的繁华和热闹中，用力敲响手里的都它尔和沙它尔，悲怆的歌声像一匹野马冲向人群：

雪水冲下帕米尔
不只是为了爱情
流浪的人穿过戈壁
不只是为了绿洲
塔里木河的河水啊通向了沙漠
村庄里的老人啊通向了麻扎（坟墓）
……

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悲怆又这样野性的歌，像是一种突破重压的呐喊，又像是茫茫沙漠的烈日下孤独地行走着长途跋涉的人。我喇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刚回伊宁市的那几天，我住在天山街的父母家里。有好几个深夜，我听到一个喝醉了的男人的歌声，沙哑、断断续续，有时接不上气来。他好像就站在巷子转弯的那个地方，手扶着一棵白杨树在唱。巷子里传来入睡人的斥骂，他不管，自顾自地唱下去。有时他突然重重地喊出一句，像是一个人放声大哭。

他一定是一个落魄的人，或者死了亲人，或者妻子离他而去，他找不到地方诉说，也找不到地方哭泣，就每天用白酒把自己灌得烂醉。他回家的脚步是踉跄的，左一脚深，右一

脚浅。他摔倒在地,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倚着谁家的土墙喘气,努力不使自己再倒下去。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伤心人,他是一个。

有一天深夜,醉汉突然用汉语唱起了歌。他汉语不怎么好,很生硬,吐字不清楚。我只能从曲调上判断他唱的是什么歌。一首俄罗斯的《三套车》,他用汉语唱了几句,又用维语唱几句。还有一首王洛宾的《我俩永隔一条河》,他反反复复地唱着最后的一句:“我俩永隔一条——河,我俩永隔一条——河……”

黑暗里他的歌声是那么忧郁、沙哑,含着无限的伤感。那天他好像唱了一整夜,天亮才离去。第二天,我把儿子交给母亲,简单收拾了一下,就来到乌孙山。我想逃开那样悲伤的歌声,想逃开那样悲伤的人,悲伤的事。

可是我逃不开,就算我逃到了乌孙山,我还是要遇到他们。这个世界上悲伤的人悲伤的事太多,也许我自己就是一个,也许我对面的老阿肯也是一个。听奶茶馆的维吾尔老汉说,老阿肯生活简朴,连奶子也不喝,只喝一点清茶。他年轻时是一个快乐的流浪歌手,骑一匹白马,抱一把冬不拉,云朵一样飘到哪哪就是家。草原上有个美丽的姑娘爱上了他,不顾家族的反反对,骑上马追随他浪迹天涯。后来姑娘和他们的小女儿被家人强行带了回去,他们的爱情像夏天的玫瑰被马蹄踩得七零八落。失去了心爱的人,他就像天山上孤独的阿卡,从此沉默、忧伤,不再唱歌,草原上再也听不到他的琴声和歌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前两年他突然出现在草原上,收了一个叫古兰旦慕的姑娘做学生。他们一边在草原上唱歌,流浪,一边打听三十三年前他那被抢走的女儿的下落。

我是搭老阿肯的马到巴拉提老爹家的,老阿肯骑在前面,我坐在后面。当马儿一离开柏油公路踏上草原,老阿肯就放开缰绳由着马儿慢慢地走,自己抱着冬不拉流水般地吟唱起来。他唱的是英雄长调《骑黄马的猎手》。在他的歌声中我好像看到了骏马在奔驰,山鹰在翱翔,大雁在飞鸣,骆驼在跋涉。我相信是命运把我领进了草原,在牧场、毡房、牛羊和清清的湖水之间。这天有多蓝,苍天般的大草原仿佛无边无际,而一个老阿肯沧桑的长

调却能把它填满。

我在太阳将落的时分到达了野马渡。西天片片的云彩映红了河水,老阿肯把我送过河,我下马,和他在河边告别,看着他孤独的身影隐入一片暮色和草色里。

野马渡是一条宽宽的大河,源自乌孙山的雪水,下游流入伊犁河。野马渡冬天结着厚厚的冰,牛和马甚至骆驼都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春天冰雪融化,河面上大块大块的浮冰相互碰撞发出巨大的响声,真的像有一群野马在奔腾嘶鸣。现在是七月,野马渡的水像银河一样浅一样宽,巴拉提老爹住在离野马渡河一公里远的一片小树林里。我先穿过了一片湿地,湿地里有水菖蒲,还有扑通扑通跳进水洼里的癞蛤蟆,这里是它们栖息的乐园。黄昏时分它们在这里唱歌,谈情说爱,我这个不速之客的脚步惊动了它们。湿地过去是一大片马莲草,谁家的一头灰毛驴从草丛里抬起头向我张望,它的眼神透着人才有的忧郁。

我走到巴拉提老爹家时天还没黑,巴拉提老爹正在给羊喂盐,给马喂水,身后已经褪色的天空衬着他倾斜的身影,他头上的一顶毡帽正把暮色悄悄收拢。房檐下狄丽拜尔老阿帕在挤奶,奶子挤了一半,巴拉提老爹就放出了小牛。小牛冲上去抢着奶子就吃,狄丽拜尔老阿帕气冲冲地扔下桶子。老婆子认为小牛长大了,该多吃青草,奶子多挤一些,可以做些酸奶疙瘩。老头子认为老婆子奶子挤得太多,小牛吃不饱会饿着。他们这样争吵着,谁也说服不了谁。

巴拉提老爹是林场退休的老职工,以前我父亲在乌孙山林场当场长,和巴拉提老爹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喝酒,抽莫合烟,用自制的猎枪打獐鹿和黄羊。听父亲说巴拉提老爹小时候是个孤儿,给巴依放羊放马,因为穷,一直没有结婚。后来有人把从南疆来要饭的狄丽拜尔老阿帕带到他面前。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梳着很多条辫子的头发乱糟糟的,光着脚丫子,皮包骨头。巴拉提老爹收留了她,给她馕吃,给她奶子喝。几年后,那个黑黑瘦瘦的小姑娘已经长成了一朵花,后来巴拉提老爹拿出积蓄让她回家,她不走。她出来的时候还小,早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她除

了巴拉提老爹再没有了亲人。这样，一个贫穷的哈萨克人娶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姑娘，从此他们在乌孙山美丽的草原上幸福地生活着。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十几岁时考进了歌舞团，先是去了伊犁，后来又去了乌鲁木齐。现在剩下老两口，为一些小事愉快地争吵着。

我在巴拉提老爹家住了下来。那天晚上狄丽拜儿老阿帕给我做了西红柿羊肉面片子，她和面，我剥皮芽子，削土豆皮。饭做好后我连吃了两碗，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吃东西了，放下碗，有一种重回人间的感觉。

到野马渡，除了看望这两个老人，我还想看看李宇宙。在乌孙山上学的时候李宇宙曾跟我坐过一张桌子，我们在一起上学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我对他印象很深。他来上学，一般都带着劳动工具，铁锹、坎土曼、镰刀什么的，上完一节课，有时一节课还没上完他就溜了，山背上的旱田麦子等着他去种，或者苞米要锄草，亚麻要浇水。李宇宙是家里的老大，像农村所有的老大一样任劳任怨。他有时骑着毛驴来上课，就像现在的人开着小车一样令人羡慕。他把毛驴拴在教室外面的白杨树树下，扔给毛驴一把草，或是两只苞米棒子，毛驴吃完了这些东西，在树下留下一堆驴粪蛋子，然后就嗷嗷地叫。教室里边老师在教我们唱歌，它在外边唱。有一回毛驴没拴紧，跑了。李宇宙出去找毛驴，找了三天才找到。

听说李宇宙一直生活得很辛苦，一个人种着二百多亩地，拼死拼活地供着弟弟妹妹上学，三十多岁了，才娶了个媳妇，可是日子过得并不好。李宇宙和巴拉提老爹是隔河的邻居，就住在河对面的山脚下，几间土房子孤零零地背靠着大山。不远的山坡上是坟包，一大片的新坟和旧坟，旧坟被风吹矮了，像土馒头连着土馒头。新坟堆得尖尖的，上面插一根树丫丫，飘着几缕布条子，远远看去，李宇宙一家人就像是住在死人堆里。

我从包里拿出方糖、砖茶，还有一条俄罗斯方巾给狄丽拜儿老阿帕，这是我从巴扎上买的。我还买了小孩的玩具，李宇宙应该是做爸爸了。

我没想到的是，李宇宙已经死了，就在今

年春天，淹死在野马渡河里。听巴拉提老爹说，李宇宙的死跟他媳妇有关。他媳妇阿莲十三岁上订下娃娃亲，可是到出嫁前却跟一个挖金子的人跑了，他们跑到阿勒泰，在荒山野地里挖金子。挖不到金子他们就饿着，挖到金子他们就喝酒吃肉。男人还给阿莲买时兴的衣服，买口红香粉。阿勒泰的冬天滴水成冰，他们住在地窝子里，像一对幸福的土拨鼠。后来挖金子的人死了，有人说是为了金子被人害了命，也有人说是为了阿莲被人害了命。

阿莲回到家，安分了几年，但再没人上门说亲。后来李宇宙娶了她，从不让她下地干活。日子虽然贫穷，如果两人好好过，应该是幸福的，只是不到一年，阿莲就跟一个来路不明的人跑了。有过阿勒泰淘金子的冒险生活，阿莲怎么可能安心乌孙山的平淡和宁静，又怎么可能满足李宇宙的贫穷和安分。李宇宙为找阿莲，走遍了大半个新疆。半年后阿莲自己不声不响地回来了，李宇宙没有追究，依旧早出晚归地干活，留下阿莲一个人在家里。阿莲开始不断地找野男人来家里，有时是过路的赶马人，有时是收羊毛的生意人，有时是开拖拉机的运煤人。因为阿莲的放荡，李宇宙的死比他活着更让乌孙山的人感到新鲜，有人传言他是阿莲和野男人合着害死的。李宇宙的一个妹妹，叫李金金，李宇宙供她上大学，已经上到大三了，听说哥哥死了，学也不上，赶回来要查个明白。李宇宙为人老实善良，打牲口都从不下重手，乌孙山没人不为他可惜。好汉没好妻，好马没好鞍。娶了阿莲，就是他天大的不幸。

我当晚决定去李宇宙家看看，我本来打算第二天再去的，可是我一分钟也不想再等。我想看看阿莲是一个怎样的女人，还想看看李宇宙一块土坯一块土坯盖起来的房子里，某个幽暗的角落，他是不是还在那里走动，没有声音，没有温度，只是一缕游丝，轻轻的一口气就能把他吹散。我不相信那个一口气能扛两个麻袋的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缕游丝。

我穿上衣服准备出门，晚上风大，没有月亮，巴拉提老爹不放心我一个人过河，我则坚持自己一个人可以去。巴拉提老爹的红马是一匹识途老马，过河的时候，它会小心地试探

着走,认为安全了,才迈出另一步。它无数次地趟过这条河,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知道绕过水面的漩涡和水底的大石头。

过了河,上了岸,红马抖抖身子,甩掉身上的水,径直把我带到阿莲亮着灯的土房子前。

阿莲看见我有些吃惊。我简单地向她说明来意,告诉她我是谁。她站在门里犹豫了一下才请我进屋。环顾房间,门上挂着珠帘子,床上是紫花的床单,窗台上一盆天竺葵正开着粉色的花。整个房间简单干净,虽然是土房子,却见不到一丝灰尘,阿莲应该是个很爱干净的女人,她已经把房间打扫得没有了李宇宙的影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阿莲。不太明亮的灯光下,阿莲白白净净的圆盘脸像乌孙山快要天亮时的月亮,薄薄的,淡淡的。她的头发在脑后随意地挽着,身上是素衣素裤,脚上一双平底的黑布鞋。我无法把人们的传说跟眼前的这个女人联系起来。

阿莲给我端来盖碗茶,加了很多冰糖,双手捧上。我接过茶碗的时候触到了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冰凉,是蛇一样的冰凉。

我向阿莲问起李宇宙的死,她说,淹死了。

野马渡的水那么浅,羊娃子都不会淹死。

阿莲说,羊娃子比他强。

我不信。小时候李宇宙每天脱了鞋趟过宽宽的野马渡河到学校上课,有时下雨天水大,老师担心水会把他冲走,李宇宙说他知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知道绕过水面的漩涡和水底的大石头。

比红马还熟悉野马渡的人怎么会被野马渡淹死?

阿莲说,李宇宙去水磨磨麦子,那天家里的毛驴跑丢了,找不到,他就自己背了一麻袋麦子过河,走到河中间摔倒了,麦子压在身上起不来。

我放下茶碗推门而出,野地里什么鸟一声怪叫,尾音被河水 and 风声淹没。

我心里突然感到一阵疼痛。冷向阳不明不白的走我都没有感觉到过疼痛,我只是愤怒,羔羊的愤怒。

小风走了,李宇宙死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去找谁。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山坡上晒太阳,帮巴拉提老爹放羊,偶尔翻翻书。书是我从白鸽家拿来的,都是些和新疆风俗历史有关的书。

晚上我睡在铺着羊毛毡子的土炕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和水声,忍不住拿起手机给赵勇打电话。我向他说起赤谷城,那个已经在草原上消失了的的城市,我猜想它一定就在野马渡河谷的某个地方。野马渡河该是河流原初的模样,两岸荒凉,水流湍急,年轻的河水仿佛长出了马蹄。古代乌孙人应该在这条河里饮过马,他们应该是哈萨克族的先民,今天的哈萨克人依然像他们一样住着毡房,牧着牛羊,追寻着水草。我还向赵勇说起这个夜晚窗外的风有多大,夜有多黑。以前我在南方时喜欢在这样的深夜开车到无人的地方,看雪亮的车灯刀一样划开夜的五脏六腑。车灯只能照亮前方一百米,一百米以外是双倍的黑,那种黑,会让你觉得大地是那么的遥远而陌生,你仿佛就住在一个没有光亮的世界里,你仿佛就来自黑暗,你仿佛就是那黑暗。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对赵勇说这些。我的这些话让他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说,他停了好久,刮过我窗子的风已经刮过了河岸,我知道夜色覆盖下的河水一定幽深,像要把什么东西深藏。赵勇终于说,百灵,明天我去看你。

我不想见赵勇。在电话里赵勇是一个虚拟的人,我对着电话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我不想让他从虚拟的地方真实地走到我面前来。但是赵勇还是从电话那边走到了我的面前,他开着派出所的巡洋舰来到野马渡,在山坡上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看几只屎壳螂滚牛粪蛋子。

我以为赵勇是个浓眉厉眼的大汉,可是站在我面前的人,牙齿洁白,面目清新,一双桃花满盈的小眼睛充满笑意,我无法把那个痛打强奸犯的人跟他联系在一起。

一整个下午,我和赵勇坐在山坡上晒着太阳。山坡上风清云淡,羊在吃草,牛在饮水,一切都是这么可靠。我和赵勇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事,说山那边的森林,说史书中的赤谷

城,说小时候的事,说上中学的事。赵勇上中学的时候我应该是上高中,那时候我已经从乌孙山回到了城里,我和赵勇应该是在同一所学校上过学的。后来我上了大学,再后来去了南方,离开了伊犁。

后来我们什么都不说了,让风吹着,让阳光照着,朝着一个方向长久地凝望。山坡上巴拉提老爹的红马也闲站着,它不吃草,望望天,望望云,想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在乌孙山做人和做牲口都一样幸福。

新疆时间五点半,山上的风大起来。赵勇要走,等上了车,又摇下车窗问礼拜天能不能跟他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那个朋友也是小风的朋友。

为什么又是小风?我摇头。赵勇说朋友是个哈萨克人,他们的婚礼与众不同,也许我会感兴趣的。

赵勇走后小白亥提来了,赶着几只羊问是不是我丢的,这几只羊跑到了他的羊群里,他已经找遍了附近的牧人,都说没有丢羊。小白亥提抓过我的羊看了看羊身上的记号,说不是巴拉提老爹家的,也许是前两天路过这里的羊群过河时落下的,现在他不知道该把羊怎么办。

这几天小白亥提和我一起在山坡上放羊,我们已经很熟了,我劝他别着急,也许过两天丢羊的人会回来找羊。小白亥提听了安下心来,他约我明天一起去阿拉善的山沟里放羊,那边的苜蓿草开花了,紫色的花像天边落下的云霞,半山腰的云杉林里还有蘑菇,他知道哪些能吃,哪些有毒。

看看太阳快落山了,我吆喝一声,赶着巴拉提老爹家的三十几只羊和两头牛下山了,大尾巴的绵羊一路撒着羊粪蛋子,黑白花奶牛也在草地上留下一堆新鲜的牛粪,热牛粪很快被风吹凉。

我赶着牛羊来到河边饮水,巴拉提老爹光着脚在河里给红马洗澡。河的下游那只灰色的毛驴在饮水,它不时抬头向这边张望,好像是嫌我们弄脏了它的水。现在我知道了它就是李宇宙的毛驴,李宇宙死的前一天,它突然失踪,怎么找也找不到,要不然李宇宙是不会死的。李宇宙死后它出现了,但它不愿意进

家门,只远远地在附近的草滩上吃草。它知道李宇宙死了,伤心得连家也不愿回,或者它以为李宇宙没有死,只是出了远门,它在等。

人都以为毛驴笨,在乌孙山,毛驴最被人看不起。他们只把牛当宝贝,碗里的奶茶、奶酪、奶疙瘩、酸奶子、酥油都离不开牛。好的牛一年产一个小牛犊,能挤四百公斤的奶子。而牛粪可以当肥料种粮食,可以晒干了烧奶茶,还可以跟泥巴麦草和在一起抹房顶。至于羊,羊是乌孙山人的财富,在乌孙山打听一个人家里富不富是问他家有多少只羊。有的人家里羊太多了,数不过来,他昨天数的时候是九百九十九只,今天生出了几只小羊,明天又生出了几只小羊,每天都有羊在增多,他懒得天天去数,也就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只羊。等到要用钱了,一般是要买东西的时候才用钱,比如要买盐巴、茶叶、粮食、莫合烟,或者女人想要一条漂亮的方巾,男人想给自己换一根马鞭子,儿子想买一双旅游鞋,就赶上几只羊到巴扎上去卖,一手交钱一手交羊,用羊换了钱再去买想要的东西。也有更简单的,拿羊直接去换东西,一只公羊换一百公斤麦子,一只母羊换二百公斤苞米。一只羊羔换一张方木桌子。如果有羊皮也可以拿来换,好的羊皮可以换十公斤清油,提回家叫女人做拉条子。没有羊皮羊毛也行,一大堆羊毛换一只铁皮炉子,一小堆羊毛换两包方糖外加一盒姑娘们喜欢的口香糖。哈萨克人买起东西来像大款一样豪爽,从不斤斤计较。

至于毛驴,哈萨克人根本不屑于骑这种个头低矮奔跑缓慢的牲口,他们认为毛驴不配拿来骑,要骑就骑高大的骏马。从远古开始他们的祖先就是在马背上驰骋天下的,从一片大地到另一片大地,从一座高山到另一座高山。

战马奔驰

四蹄迸发火花

点燃枯草

草原在燃烧

从古至今哈萨克人的血管里就饲养着一群奔马,他们不停地在大地上挪动,无法使自己停下来。他们把自己的梦想藏于一个马腹。早在西汉时期,这片大草原就是乌孙的游牧

地,出产良马。这里的马 背为虎纹龙翼骨”,马头硕大,高鼻梁,有母羊式的脖颈,身材纤细,四肢修长,英武迷人。乌孙国将马进贡给汉武帝,汉武帝赐名乌孙马为“天马”,乌孙山下的这片草原就是“天马”的故乡。

跟俊美的天马相比,毛驴实在是太不起眼了。可是毛驴却是最有灵性的牲口,人说的事情它全懂,人干的事情它也全看得明白,听过看过以后全放在心里。心里放得太多了,满得慌,它就叫,对着天空昂昂地叫,叫过之后心里会轻松一些。只是毛驴没法真正轻松,它活得很累,因为它脑子里想人事。

李宇宙的毛驴喝足了水,仰起头鸣叫一阵掉头走了。它其实不是在叫,是在哭,哭得毫不掩饰,哭得转不过气来。人遇见伤心事的时候如果能像它这样大哭一场,心里一定会痛快许多。

我决定去李宇宙的墓地看看。

在李宇宙的墓前我意外地看见了他的妹妹李金金,她无声地哭着,一把一把往哥哥的坟上添着土。不远处两只黑黑的乌鸦不飞也不叫,它们安静地停落在墓地的树丫上,像谁晾晒的一双老棉鞋。

看见我,李金金抬起手想把眼泪擦干,可是泪水从她的眼眶不断涌出,像决堤的大水,哗哗地冲过她的脸,她的脸上是被泪水洗白了的悲痛。

李宇宙有可能是被人害死的,李金金说当时她在电话里提出要做尸检,阿莲不答应,等李金金从乌鲁木齐赶回来,哥哥已经变成了一堆黄土。

现在,这堆黄土在夕阳下崭新得多么悲伤。

阿莲为什么要反对尸检?李金金问。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昨天赵勇对我说起这个案子,说由于当时没报案,事后他们来查,找不到任何证据。派出所也审问过阿莲,阿莲每次回答都跟上一次一样,不多一个字,也不少一个字,派出所找不出漏洞。而人看上去应该是淹死的。

李金金说,淹死不表明不是他杀,有一种可能,哥哥是被人强摁在水里,淹死之后再扔在河中,身上压上大麻袋,造成一种自己淹死

的假象。

李宇宙死的前一天,李金金梦见哥哥全身披着白布站在月光下的野马渡中,哥哥的上半身被月光淹没,下半身被月光一样的河水淹没。第二天,李金金就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哥哥淹死了,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哥哥死后,李金金学也不上了,哥哥生前为了供他们几个小的上学,欠了很多债,以至于现在连做尸检的钱也没有,她要想法挣够了钱给哥哥做尸检,把哥哥的死查个水落石出。

可是,李宇宙入土那么久了,就算把他从地底挖出来,还能找到些什么吗?

不信找不到证据!李金金说。

我和李金金往回走的时候,远远看见她的父亲背着一捆葵花秆往那边自己的土房子里走。葵花秆把他的背压得弯下去,几乎弯到了地上。阿莲的房子跟他们相距有一公里远,可以听见那边传来的狗叫声。据说李宇宙死的前一天夜里,他们家的两只狗叫得特别凶,一只拴着的狗把铁链子都挣断了。如果不是有陌生人路过,狗一般不会这样反常,除非,是山上下来了野猪。

我听见身后有风吹草动的声音,一回头,见李宇宙的毛驴远远地跟着我们走。李金金说,哥哥的魂附在毛驴身上,他知道我来了。

晚上,窗外的风又响了起来,像一个人唱着哀歌,她的调子拉得长长的,她的嗓音压得低低的。长歌当哭,我只知道毛驴会哭,不知道风其实也会哭。

第二天一早我记着小白亥提的约定,就赶着羊去了他家。他家在两公里外的山谷里,他们只是在这一带放羊,等天冷了就去山那边的草场。草原上的人都知道小白亥提的妈妈是有钱人家的小姐,一家人从乌苏去伊犁,路过三台海子时被哈萨克人抢了去,后来做了部落头人的老婆,一直生活在草原上。她有十几个儿女,长大了都分出去自己过了。大白亥提是她最小的儿子,小白亥提是大白亥提的儿子,是按“还子”的习俗送回来给祖母当儿子的。

我想看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妈妈。

到了小白亥提家,他家毡房后面冲出两

只高大的牧羊狗，把我的羊吓得四处逃散。听到狗叫声，远远的一个人打马跑过来。他的身上穿一件叫做“托恩”的皮大衣，这种大衣是用羊皮直接做成的，不带布面，白板朝外，羊毛朝里，也没有衣扣，简单地用一根彩色宽羊毛绳在腰间一系。看来这是他昨天夜里在外面放牧为了抵御风寒穿的。

小白亥提也跑了出来，他向我介绍他的哥哥，他把大白亥提叫哥哥而不叫爸爸。大白亥提向我问好，说如果远方来的朋友还没有吃饭，请不要嫌他家的奶茶不够香。我没有拒绝，跟在他后面进了毡房。这时候两只牧羊狗已经安静下来，狼一样静卧在草丛里，幻想深深，寂寞深深。

我没有看见我想看的那个老妈妈，她去挤奶子了。但我看见了布置的毡房，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毡房，交错成菱形的围墙是细红柳木做的，下边的墙篱是苕苕草编的，连接房墙的材料是牛皮和牛筋，房墙上挂着彩色的毡子，客人就坐的地方挂着牛角、羊头骨、彩石、木托盘，还有一张金色的狐狸皮。毡房地上铺的毡子用红、黄、绿、黑、蓝等布缝出考究的图案，正反对补，用的是羊角、花草、树枝、云等变形图案。屋子正中间有一只黑色铁皮炉子，炉子上烧着奶茶。炉子正上方是天窗，一束阳光照射下来，刚好落在茶壶上。壶嘴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水汽，那些水分子就顺着这束金色的阳光快活地飘了出去。它们飘到云朵里，有朝一日会再落下来，重新回到草原上。

喝完奶茶，我和小白亥提带了馕往阿拉善去，那里路远，中午我们不回来吃饭。大白亥提嘱咐我们晚上早点回来，他让妈妈做好拉条子等着我们，然后他赶着马去了另一个山沟。他斜着身子骑在马上，背影自在而逍遥，两肩之上的草屑、风霜、与生俱来的勇敢和沉稳，让我想起血液、骨骼，想起最古老的信仰，最结实的爱和恩情，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心安之人。

在阿拉善的山沟，我意外地看见了李宇宙的毛驴，它站在悬崖边，一动也不动，好像在想着天边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走这么远的路到阿拉善来。

我和小白亥提在一处向阳的山坡下了马，羊儿四散着去吃草了。山上是肥美的嫩草，还有黄的刺梅，白的天山花椒，蓝的莱丽，它们把草地开成了绣花的地毯。小白亥提在上面打了几个滚，趴在草丛里学羊吃草，他的样子让我开心。

小白亥提领着我去了杉树林里采蘑菇。在密密的云杉林里我们常常要伏在马背上，躲过横斜的树杈。有一次我的眼镜被碰落了，小白亥提弯腰侧身，在马背上很轻巧地捡了起来。湿润润的空气里流动着草和花的香，花草间藏着一圈圈的白蘑菇。它们像躲在森林里的小精灵，如果不是我和小白亥提的闯入，它们会在此快活地自生自灭。

午饭我做了蘑菇汤，水是山涧中流过的雪水，柴是爬地松的枝叶，调料是一点盐巴和野葱。

吃过饭我躺在山坡上睡觉，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听见耳边有翅膀掠过的声音，睁开眼就看见天空里一只鹰在盘旋。长天下，它孤独，稳重，高高在上。它对我的仰望不以为然，只是悬念一样地盘旋着，让我感到一阵眩晕。天空是刷过鹰翅的蓝，地面的草海将我漂向天边，天边的白云翻涌而过，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带回了牧童来到母亲的身边。山坡上，青草间，我听见羊儿在喊着我的名字，一声声，像喊着一个迷路的人回家。

活着，流泪，长伤口。我知道我已经在家里了，我可以这样安心地躺在草地上，可以哭，可以痛，也可以放声喊出来。

傍晚我和小白亥提赶着牛羊回来，两只牧羊狗最先看见，它们摇着尾巴亲昵地迎上来。跟在狗后面的是尘土、夕阳、一只唱着歌的蜜蜂，还有小白亥提的老妈妈。她礼貌地向我问好，请我进毡房坐，拿出熏肉、馕子、奶疙瘩和马奶子招待我。她用来装马奶子的容器是一种连体的木杯，木杯是桦木做的，这种碗只有贵客来时才用，看得出她的真诚和高兴。

吃晚饭时大白亥提跟我谈起放牧，他说他们爷爷的爷爷的时候，草原这么大，羊这么多，到爷爷的时候，草原还是这么大，羊已经这么多这么多了，到他们现在，草原小了，羊却是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了。大白亥提用手

比画着草原和羊的大小,他怕我听不明白。他说牛多了羊多了,过度放牧,草都长不高,总有一天草原会越吃越小,连草根都吃光。

我向他问起赤谷城的事,他说他不知道什么赤谷城,只知道乌孙墓和草原石头人。乌孙墓散布在草原上,有几十座,远看其实就是一个个大土墩。草原石头人可能是古代乌孙人留下的,是他们崇拜太阳的象征。古代的乌孙部落是现在哈萨克大玉兹的主体部落,他们在这一带牧羊放马,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的部落生活。大白亥提抱怨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忘了自己是草的根,应该永不背弃草原,他们只热衷于做买卖而不愿意在草原上放羊,他们喜欢住水泥的楼房而不愿意住羊毛的毡房,他们把骑摩托车当做时髦却让骏马闲在马棚里,哈萨克人传统的游牧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这让他感到伤心又无可奈何。

坐在一边的老妈妈说话不多,她说她心里的事情总是满满的,明天的饭食、生病的羊羔、冬天取暖的燃料,还有散落在各处的儿女。她半跪在矮桌边给我添茶,我看见她手腕上一只红玛瑙珠子的手链,从长袖的亚麻连衣裙袖口露出来,深红的玛瑙透着阳光,就像她的一生,简单,开朗,不为思想所伤。不知怎么,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伸出手摸摸那些玛瑙珠子,就像触摸一段往事。

晚上回到家,开了门,看见赵勇在一屋子的灯光里坐着,他和巴拉提老爹在喝酒。他说他来查李宇宙的案子,顺便来看我,给我带来一把安息香。

赵勇是李金金打电话叫来的,天快黑时李金金看见一个形迹可疑的男人走进阿莲的房子,这个男人已经是第五次被李金金看见了。等赵勇赶来,男人已经走了,他出了门,立刻钻进一片葵花地。李金金追过去,听见葵花叶子沙沙的响,后来就听见拖拉机开走的声音。

赵勇认为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凶手,凶手存不存在还不能肯定,李金金也许想偏了。

赵勇走的时候再次邀请我礼拜天和他一起去参加朋友的婚礼,我答应了。

礼拜天是个晴好的日子,天空没有云彩,也没有风。赵勇早早地来接我。在路上,李金

金拦住了我们的车,她把一个小本本交给赵勇,凡是跟阿莲有关系的男人她都做了调查,详细地记录下来。有一个叫王忠福的,李金金用红笔在下面重重地画了线。他是个开拖拉机的人,家住在阿拉善,在这一带收羊毛收鸡蛋,经常来找阿莲,他就是那天晚上从葵花地跑掉的男人。

李金金说,你们为什么不抓他?

赵勇说,没证据。

我们的车开走后,我看见倒车镜里李金金站在扬起的尘土中,她的人影急速地小下去,像一只鸟雀飞离地面时画出的弧线。

半小时后我们到了赵勇朋友家,新郎原来是乌勒,就是我到派出所的那天说俏皮话的那个小警察。他看上去并不高兴,甚至有些垂头丧气。不是姑娘不好,是姑娘家没完没了地要东西,用一个女儿换来一群牲口,这女儿也太值钱了。哈萨克人有句话:“一个人生下几个女儿就可以成为一个大巴依”。过去最厚的彩礼是七十七匹马,中等的四十七匹马,最少的也要送十七匹马。解放前彩礼规定的数字改为按厚薄分别送二十头,十五头,十头和五头大牲畜,但富有的王公贵族和部落头人及宗教上层人士送的彩礼达一百峰骆驼或二百匹马之多。除了送彩礼之外,还要给岳父母送“吃奶礼”、“成婚礼”,穷人往往因为结婚而负债累累。乌勒为了结婚几乎倾其所有。

我和赵勇刚下车,主人提了酒瓶拿了酒碗在大门口候着,一人一碗下马酒,一口气喝干了才让进房。赵勇先接过碗喝了,五十八度的伊力特,他像喝白开水。我不能喝,端着碗沾了沾唇,赵勇接过去代我喝了,亮过碗,没剩下一滴酒,主人才满意地把我们让进屋。

院子里乌勒的母亲端了喜糖和奶疙瘩向人群里撒,几个小孩在大人中间钻来钻去地抢。一个光头的男孩手快眼尖,抢了不少,两只裤子口袋塞得满满的,嘴里也塞得满满的。

我和赵勇是来帮着拍照的,要随了迎亲的马队去女方家里拍照。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不见迎亲的马队出发,赵勇去问乌勒,乌勒说新娘那边打来电话,说新娘子要坐小轿车,不愿意骑马,可是新郎这边的长辈不答应,哈萨克人迎亲,哪有不骑马的。院子里一

时吵吵闹闹,过了好一阵子,迎亲的年轻人才骑上马一声欢呼地打马上路了,看来是新娘子那边已经让步了。

一路上赵勇把车开得像野马一样乱蹦乱跳,迎亲的马队一会超过我们,一会落在我们后面。我没有看见乌勒,新郎是不能去迎亲的。我看见派出所的别勒克在马队里,他用鞭子抽打着别人的马屁股,前面的枣红马挨了鞭打欢快地奔跑起来。

上了公路之后,我们的车把马队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到新娘家,我们要路过一个村子。赵勇问我想不想去看看,反正时间还早。我同意了,赵勇就把车拐下了公路。开过一段尘土飞扬的土路后,又过了一条窄窄的桥,看到前面两棵合抱的大榆树,上面的树冠已经连在了一起,好似两个连体的人。榆树下的阴凉里坐着几个老人,悠闲地抽着莫合烟,说着话。我看见一棵树的树干空了个洞,像老人被虫蛀坏的牙,一个七八岁的巴郎子跷着腿躺在树洞里睡觉,像蛀牙里的一条虫子。我还听见树叶里藏着好听的鸟叫声,可是叶子太密,看不见鸟。

我们又走了几步,遇见了在树洞里睡觉的小巴郎子,他不知什么时候从树洞里爬了出来,一声不响地跟在我们后面,他的光脚丫子在满是尘土和阳光的地面上发出轻轻的扑扑声。我停下,问他家住哪里,他不说话,伸手指,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村子里是一间一间的土房子,一样的矮,一样的旧,一样的半掩在苹果树和杏树下,小巴郎子的家仿佛是在一粒尘埃里。小巴郎子的妈妈是南疆人,没吃没穿地来到这里,是这里的人收留了她,还给她找了个丈夫,是村子里的木匠,歪思汗麻扎的木工活就是他的手艺。小巴郎子三四岁的时候,她说想回南疆看看,木匠给她买新衣服,给她钱,可她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木匠一直在等,等不到她回来就去南疆找。留下小巴郎子一个人,今天在这家吃一顿饭,明天在那家喝一碗茶,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离开小巴郎子,车上了公路,前方一个村庄连着一个村庄,后来村庄没有了,接下去是大片的荒凉。车在荒凉里又开了近三十分钟,

前面才有了绿色。渐渐地绿色多了,见新娘家的白毡房就在一片绿色里,门前停着车马,散落着喝酒吃肉的人。

新娘家已经准备好了新的毡房,部落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为新娘祝福。我和赵勇喝了新娘捧上的奶茶,吃着手抓肉。赵勇啃着一根羊腿骨,关节的地方有一块羊髌石,他把上面的肉剔干净,用纸巾包了,塞在我口袋里,说这骨头可以避邪,保平安。

一会听见马蹄声响起,由远而近,是别勒克他们到了。主人提着酒瓶端着酒碗在门口站着,一人一碗下马酒,小伙子们仰头喝尽,迫不及待地往新毡房里钻,门却被几个伴娘挡住了。姑娘们逗笑着喊,加尔加尔、加尔加尔!小伙子们你推我让,最后一个小伙子站出来,掀起毡房下毡的一角,唱起了加尔:

我要用加尔——加尔来开头
加尔——加尔
请你倾听我唱的加尔加尔
新娘是个美丽的姑娘
她的心像金子一样明亮
她是部落湖上遨游的天鹅
加尔——加尔
吹过山岗的南风 and 北风
都是草原吹来的风
男人牧羊,女人挤奶
几千年来草原祥和平安
加尔——加尔

小伙子唱完了加尔,站在门边听唱的老人们不约而同地双手搭胸,齐声祝福。接下去毡房里的姑娘们唱起了毕克木:

我的红头巾在风里飞扬毕克木
我的新房安置在什么地方
那里像不像这里水丰草旺
羊羔长大了
屠刀是它躲闪不开的命运
姑娘长大了
今天就要离开家乡嫁到远方
远方一样是空空的草原毕克木

歌声和马背是哈萨克人的摇篮。哈萨克人唱歌,喜欢用冬不拉伴奏,弹唱的曲调热情、奔放、富有节奏,有时像雪山奔流而下的河水,有时像高过白云的雄鹰。这会儿毡房里

的歌,内容虽然悲伤,曲调却是欢快的,有藏也藏不住的喜悦和幸福。

吃过午饭,迎亲的人开始催着新娘上马。新娘换下婚纱,穿了一身哈萨克传统的民族服装,大红色的连衣裙,黑色的坎肩,坎肩上用金丝银线绣着花,胸前缀满了银片和玛瑙玉石。新娘头上戴的是用黑、红、绿三色绒布做成的圆斗形帽子,顶端插着一撮猫头鹰的羽毛,帽子的下边悬挂一圈白色的珠子,帘子一样遮住了新娘的脸庞。新娘由她的兄弟扶上马。驮嫁妆的几峰骆驼,背上驮得满满的,像摇摇晃晃的小山。

从新娘家出发的时候,赵勇醉得不分东西南北,饭桌上本该我喝的酒他都代我喝了,上车后他头一歪就睡了。我开着车跟在马队后面,后来马队下了公路,抄一条小路走了,我凭着来时的记忆朝乌孙山的方向开去,一直开到太阳快要落下去,前面越来越荒凉,不见村庄,不见毡房,茫茫的草海里甚至见不到牛羊。

我把车停下,熄了火,坐在空落落的路口有些茫然。我一定是开错了路,在三岔路口的时候,我是向西开的,也许向南开才是正确的。

在回想来路的时候,西天灿烂的晚霞铺天盖地地染红了天空和大地,不远处的乌孙山像喝醉了酒的赵勇幸福地醉卧着。我使劲摇摇赵勇,想把他摇醒。他醉得很深,梦里抓住我的手,抓住了就不松开。

月亮爬上山岗的时候,赵勇醒来了。他下车转了一圈,月色里草原一片宁静,我们的车像沉在海底的船,他也辨不出方向,看来只有坐等天亮了。赵勇从车后翻出皮大衣扔给我,自己掏出烟一枝接一枝地抽,淡蓝色的烟飘过他的脸,月光里他的脸显得如此沉静。

赵勇向我讲起了野马渡。那是一条看似平静的河,河里每年都要淹死一两个人,今年是李宇宙,去年是一个在河里洗澡的小孩,名字叫陈江,他一个猛子扎下去,把头扎进了泥沙里。大家说是他的名字取得不好,陈江就是沉江,所以他必定是这么个死法。前年野马渡淹死的是一个媳妇,媳妇去拉水,掉进了冰窟窿里。第二年春天,河里的冰解冻了,一

块一块裂开来,大块的浮冰漂在水面上。人们在冰块里发现了小媳妇,花棉袄红头巾,双臂怕冷似地紧紧抱在胸前,嘴微微张着,露着两颗小虎牙。她的男人没怎么伤心,没多久又娶了新媳妇。新媳妇是邻居家的寡妇,这样小媳妇娘家人认定是谋杀:男人尾随她来到河边,乘她蹲下取水的时候把她推下了冰窟窿。可是由于当时没有报案,派出所已无法查证脚印和其他证据,案子很难破。也说不定就是小媳妇取水时自己不小心掉进冰窟窿的。真相如何,恐怕只有和小媳妇一起去河边拉水的毛驴知道,可惜毛驴不会说话。

我想到李宇宙的毛驴,为什么毛驴会在李宇宙死的前一天突然失踪?李宇宙的毛驴出现在阿拉善,和那个叫王忠福的人有关系吗?也许毛驴什么都知道,只是它没法说出来。可是,除了毛驴,就没有目击证人吗?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愚蠢,草原上大多是单家独户,一家人跟另一家人相隔着几公里,死个人根本没人知道。有好多还是流动的牧民,春天在山这边放羊,秋天就去山那边,冬天再回冬窝子,有时人死了好多年派出所都不知道,户口上依然有死者的名字。

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管户籍的民警,他的工作就是每隔半个月去一次火葬场,从那里拿回已经火化了的人的名单,然后从户口里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勾掉。他戏称自己是活阎王。

讨债人的名字就是被他勾掉的。

我对赵勇说起讨债人。在讨债人之前,我从没有那么近地看到过死亡。讨债人之后,我觉得死亡就像影子,一回头就看见它在阳光下面跟着每一个人走。

我没有提冷向阳,他的名字已经被我勾掉了。

但是赵勇提了,他知道南方发生的一切。我走之后,所有被冷向阳欠了钱的人都在查找我和冷向阳的下落,他们认定我们是假离婚,他们要运用法律手段讨回自己的钱,于是通过公安机关追查,一直追查到乌孙山派出所。我父母那边,现在也知道了这场变故,连他们也认为我和冷向阳是假离婚,如果是真离婚,为什么不告诉他们。

我说不清楚,纵有一百张嘴,我也说不清楚。

赵勇把我拥入怀中的时候,我终于哭出了声,我像李宇宙的那头灰毛驴一样哭得转不过气来,哭得毫不掩饰。哭过之后,我在赵勇的怀里睡着了。

早上醒来,天已经微微地亮了,天空云朵寂静,大地黄花遍野,我看见昨夜抱着我的人,一夜之间他的脸上长满了草根一样的胡子。赵勇告诉我他醒了一夜,抽光了所有的烟。他还告诉我,在我睡着的时候两只野驴来过,它们像精灵一样悄无声息地从夜色中出现,对我们带汽油味的铁家伙颇感惊奇,有一只走近了,伸头仔细地闻。赵勇学狗叫了一声,它立刻惊跳着跑开。它们在月光下比风声跑得还快。

晨光里远远的过去一个人,穿着毡衣。又过去一个人,抱着一副马鞍子。我知道他们是夜间牧马的人。

赵勇牵着我的手跑上一座土墩踮起脚尖向远方望,望见前方有条河,河边有界碑,我们跑过去,见界碑上写着鲜红的两个字“中国”,界碑上方的国徽在晨光里庄严肃穆。这是中哈边界的七号界碑,我们已经跑到了国界线,河那边就是哈萨克斯坦。两国之间作为界线的河,宽宽的河里只有浅浅的水,想必牛羊可以自由来去。

这天晚上我没有回巴拉提老爹家,我在镇上住了下来。赵勇把我安排在一家小旅馆里,这是一所五六十年代的俄式老房子。老板娘是个丰满漂亮的寡妇,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叫古丽热古丽。古丽热古丽和赵勇很熟,她家的院子里有修剪成花篮的玫瑰花,有夜晚悄悄开放的黄色夜来香,还有绿叶覆盖的葡萄架。我的房间在西侧,屋里的摆设简单而干净,雪白的墙,红砖的地。木头的窗子像一幅画框,外面是一棵苹果树,青青的苹果挂在窗口,仿佛一幅静物油画。

晚饭古丽热古丽做了抓饭,她打电话叫赵勇一起过来吃,说她请客。赵勇没客气,带了一瓶葡萄酒过来,我们三人就在葡萄架下铺了毡子,在毡子上铺了雪白的桌布,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古丽热古丽开始还很节制,后

来就一杯一杯地喝酒,红红的酒喝下去,脸就鲜艳起来。她向我们说她的丈夫,说得颠三倒四。我听不明白,赵勇给我翻译,说古丽热古丽婚姻不幸,第一个丈夫离婚了,第二个丈夫,也就是她口口声声骂着“傻郎子”的那个,当时穷困潦倒,被妻子抛弃,整天在街头喝酒,是她可怜他,让他来旅馆做帮工,后来又收留了他。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年,她还给他生了儿子,可是他却抛下她和儿子回到他前妻那里去了。古丽热古丽想不明白她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还要回到伤过他的女人身边去。她想去找他问个明白,可是他躲着她,连面都不肯见。她想到了死,吃了一种有毒的草,叫断肠草,别名又叫狼毒。这种草草原上随处可见,羊爱吃,因为羊可以解百毒,牛不吃,马不吃,连很笨的驴也不吃。古丽热古丽吃了差点断了肠子,痛得满地打滚,她受不了,打了110,是赵勇赶过来救了她。古丽热古丽以前很苗条,长长的辫子拖到屁股下面,在镇上是出了名的美人。那次自杀以后,她不断地胖起来,加上酗酒,她一下子老了许多。女人是经不起事的。

古丽热古丽喝醉了酒回房睡了,院子里剩下我和赵勇。月光透过葡萄叶洒落下来,像一地细碎的银子,夜来香悄悄地开了,玫瑰开始带露,没有成熟的青苹果无声地落下,一只夜莺在看不见的地方唱歌,婉转而忧伤。我和赵勇喝着酒,长时间地坐着,把想说的话减到最少。在经历了昨夜那样的月光之后,世间所有的话语仿佛都是多余。

夜深了,赵勇要走,他举起酒和我碰杯,然后一饮而尽。他仰头喝酒的样子让我一阵恍惚。我低下头,躲开照在脸上的月光,把脸藏在暗处。我听见他打开门,走出去,脚步声消失在深深的巷子尽头。

我在葡萄架下站了许久。只有我知道这个夜晚的月亮有多么的圆多么的亮,它在天上,我在地下,它比我高,我比它忧伤。

第二天早上醒来,古丽热古丽已经在院子里浇花了。昨夜有风,玫瑰的花瓣落了一地,她把它们捡起来,放进一只高脚的玻璃酒杯里,杯里盛满清水。古丽热古丽问我早饭吃什么,如果在家里吃,她给我做粉汤,早饭她

一般只收三块钱。我告诉她我想去外面喝奶茶,想问问奶茶馆的维吾尔老汉,那个衣衫破旧手掌温暖的老阿肯,不知道他找到了女儿没有。

出了门才知道今天是巴扎,街上驴车马车拥挤着,小商贩高声叫卖着自己的物品。我路过小吃摊,意外地看到阿莲,她在卖凉粉和凉皮子。两个小媳妇在吃凉粉,她们一会要求阿莲加点辣子油一会又要加点香菜,阿莲给她们加了。阿莲的小吃摊旁是一个卖面肺子的胖女人,胖女人过去是一个卖烤包子的男人,这两个人都没生意,闲站着。

我来到奶茶馆,还是我第一次来时的情景,只是没了小蜜蜂,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回家。维吾尔老汉认出了我,笑呵呵的,脸上的皱纹又深又慈祥。他告诉我今天镇上举行阿肯弹唱比赛,赛出的第一名要在“天马节”时到伊宁市参加州里的阿肯弹唱比赛。老阿肯和他的学生古兰旦慕也来了,他们刚喝了奶茶,现在去学校了,比赛场地就在那里。

维吾尔老汉指给我学校的方向,那条笔直的路两旁是高大的白杨和青杨。我放下碗往学校跑,跑过巴扎的广场,一家新开张的店铺前鼓手敲打着欢快的手鼓,我停下看了一会。许多花头巾和花帽子在身边拥挤着,我在人群中看见了赵勇,他抓住一个从他身边过去的女人,从女人裙子里拉出一条丝巾。新开张的店铺里老板娘跑出来,拿过丝巾冲着女人脸上吐了一口口水,骂女人贼娃子。女人用袖子抹了,不当一回事。人群里有人捡了驴粪蛋子往女人身上扔,女人捡起来扔回去,也不当一回事。

我看见赵勇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一会工夫跑来两个警察,赵勇叫他们把女人带回派出所去。赵勇才一松手,女人转身就跑,两个警察追上去抓住了,女人又开始耍赖,坐在地上不起来。警察动手去拉,女人很胖,身上的花裙子很艳,又踢又叫的,两个警察折腾了一身的灰也没把她拉起来。围观的人里面有个大个子说这样不行,得用绳子绑了。女人听了,哭叫着说你们不能绑我,警察不能虐待犯人。大个子说警察不能绑,我来绑。拿出一根绳子就绑了女人的手和脚,然后叫了几个围

观的人,把女人抬到自己的毛驴车上往派出所送。

人群散去的时候我看见了郑袖,她在广场的一角买石榴,红艳艳的石榴满满地堆在毛驴车上,照亮了她年轻的脸。赵勇也看见了郑袖,他走过去和她一起挑石榴。草原上的那个月夜,赵勇告诉我他也许会 and 郑袖结婚,郑袖只有一样好,就是像小风爱我一样地爱他。当时我听见有什么东西轻轻响了一下,也许是谁不小心把月光弄碎了。

我来到学校的时候,操场上已搭好了台子,台下摆着桌椅,评委和领导坐在前面,后面是学生,还有许多远道赶来的牧民,有的骑在马上,有的爬在篮球架子上,有几个孩子干脆坐在高高的白杨树杈上。我在人群里东张西望,没有看见老阿肯。

一会比赛开始了,先是自唱,古兰旦慕一上场,台下就响起一片掌声。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哈萨克姑娘,她的皮肤像奶子一样白,眼睛像水波一样清澈,明媚的笑颜像冰山上盛开的雪莲花。古兰旦慕弹唱的时候,台下观众屏声静气,连套着车的马和驴也竖着耳朵静静地听。

自唱唱完后是一段歌舞表演,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在台上跳起了“哈拉卓尔葛舞”,用的是一首叫《黑黑马》的乐曲伴舞。两人扭腰抖肩,跳得很有节奏,惹得台下的人也跟着跳,一时气氛热烈。舞跳完后接下去就是对唱,对唱具有竞赛性质,要求一问一答,即兴编词,即兴发挥,看谁的脑子反应快,看谁的知识渊博。如此反复下去,直到一方甘拜下风为止。对唱开始后,古兰旦慕一直坐在台上,对手一个一个地败下阵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小伙子在和古兰旦慕对唱。这个小伙子是巴里坤草原的歌手,这次是专程赶来会会古兰旦慕的。小伙子的水平看来不差,他的弹唱诙谐、幽默,引得台下的人不断大笑鼓掌。

台上古兰旦慕的琴声开始有些乱起来,这时候我看见了老阿肯,他远远地骑在马上,举起冬不拉朝古兰旦慕做了个手势,古兰旦慕朝他点点头,调整了一下琴声,开始向小伙子发问。古兰旦慕问的是对方上一代长辈的姓名,一直问到第七代,小伙子答不上来了。

小伙子也以同一个问题问古兰旦慕，古兰旦慕一直回答到三十代，台下掌声一阵高过一阵，最后小伙子站起来，把右手放在胸前向古兰旦慕致意，以示自己认输了。

比赛结束后人群如潮水散去，我挤到老阿肯跟前，见古兰旦慕踮着脚尖往人群里张望，我问她找谁，她支支吾吾，说不找谁。我说是找刚才那个小伙子吗？他早骑上马走了。古兰旦慕听了有些失望。

这时候一个叫范老师的人过来了，他是学校的校长，平时兼教政治，学生都叫他政治犯。范老师叫大家一起去吃饭，说学校在帕米尔清真饭店订了桌子，大家去为古兰旦慕庆祝庆祝。老阿肯不肯去，自己骑了马去奶茶馆喝茶吃馕。我想随了老阿肯去，被古兰旦慕拉住了，她说有事情要跟我说。

古兰旦慕似乎跟我早就相识，吃饭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向我说起老阿肯找女儿的事，这么大的草原，找一个人就像从一群羊里找一只羊，所以她想请我问问赵勇能不能帮着找一找，她自己不认识赵勇，怕不好开口。古兰旦慕详细地说了事情的经过，老阿肯年轻时曾和心爱的人在乌孙山下的别斯撒拉住过，在一片河谷里盖起小屋，门前种着许多玫瑰花。现在小屋早没了，只剩下两堵矮矮的土墙，草丛里的玫瑰还是年年开着，乱草高过了花朵，野玫瑰的刺丛成了夜莺的窝。当年姑娘的家人找到那里，强行带走了姑娘，不满一岁的女儿也被带走了。为了让姑娘死了心嫁给别人，他们把女儿送了人。听说是一个叫依拉洪的，可那家人已经从原先的喀拉苏牧场迁走了。

我听了马上掏出手机往所里给赵勇打了个电话，要他打开电脑查一下三十几年前喀拉苏牧场有没有一个叫依拉洪的，这个人后来迁哪里去了。没几分钟赵勇电话打过来，说这个人九二年迁到了新源县那拉提镇，他已经往那边派出所打了电话，叫对方帮忙查一下这个依拉洪的线索，现在对方还没有回话。

饭吃到最后老板娘又端上来一道菜，是赛里木湖的高白鲑。这种鱼只生活在高山冷水中，换了别的水就会死去，是一样稀罕物。我惦记着赵勇那边的消息，鱼吃到嘴里也不

知鲜美。我们饭没吃完，老阿肯来了，将一把冬不拉递给古兰旦慕，说是和她唱歌的那个小小伙子让交给她的。古兰旦慕把琴抱在怀里，发了一会愣，站起来就往外跑。

老阿肯知道了派出所帮他找女儿的事，不等大家吃好饭，就催我去派出所。等我和他来到派出所的时候，赵勇说那边的回话已经来了。那拉提有个叫依拉洪的，户口是从昭苏县喀拉苏牧场迁过去的，现在他就住在那拉提镇上，是个兽医。他的诊所里有电话，赵勇把电话号码也记下了。我马上接通了电话，问清了对方后，把电话递给老阿肯。老阿肯的手有些抖，握着话筒半天说不出一个字。赵勇提醒他用歌来唱，我伸手按下免提键。老阿肯抱着冬不拉弹了一阵，平静了一会才开始唱：

远方的朋友依拉洪你是个好心的人儿
陌生的我是个孤苦的流浪汉
三十三年前我的天鹅被驱离了湖泊
我的马儿被赶离了草原
花朵一样的女儿啊吹落在你家的毡房里
春天的羊羔有奶吃我的女儿吃什么
可爱的小马驹长成了骏马
我的女儿长成了什么模样
为了找到她我翻过了冰达坂涉过了伊犁
河的水
我是一匹忧伤的老马啊
我是一把断了弦的冬不拉
我的心头堆积着天山上的冰雪
找不到女儿就找不到幸福
.....

琴弦嘣的一声断了，老阿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对方沉默了一会，说三十三年前他女人因为不会生养，抱了一个女婴，抱来后没多久，女人生病死了。女婴因为没人照管，送给了一个过路的好心人，好心人说要托林场的的朋友帮着找一户好人家来收养女婴。

线索断了，老阿肯黯然神伤地坐在台阶上。巴扎上有那么多的人在走，没有一个是他要找的人。

我心情郁闷地回到旅馆，见古丽热古丽躺在葡萄架下睡觉，一只猫睡在她的脚边。听见我开门的声音，她醒来了，伸个懒腰，抱怨说自己睡了整整一个下午，可是一个梦也没

有。她有好长时间没有做梦了，一个连梦也不会做的人，日子空虚得不知道该怎么打发。

古丽热古丽起身梳头，把长长的头发梳成辫子，在脑后盘起来，再卡上一把红玛瑙的发卡。梳好了头她问我晚饭吃什么，我想了想，叫她别做了，不如出去吃，我请客。古丽热古丽不愿意出去，怕家里没人，误了生意。我提议叫饭馆送些烤羊肉过来，再抬一罐子卡瓦斯酒，我们在家里吃。古丽热古丽就往巷口的饭馆打了个电话，不一会一个巴郎子一手骑车，一手用馕托着五十串烤肉来了。他把烤肉交给我，叫古丽热古丽帮他把卡瓦斯酒从车上卸下来。我付了钱，巴郎子要酒罐的押金，古丽热古丽骂他“傻郎子”，揪着耳朵把他推出门，巴郎子不生气，唱着歌欢快地骑着车走了。

古丽热古丽切了个黄瓜西红柿凉菜，又洗了一把绿绿的香菜，我们两个人坐在葡萄架下喝酒，一直喝到太阳落下去。一罐子的酒，喝得剩了半罐，两个人还没有醉。卡瓦斯酒其实是一种类似啤酒的饮料，是十九世纪末由俄罗斯没落贵族带入的，它以谷物、山花蜜、啤酒花为原料发酵而成，看似酒，喝起来却无比甜美，有一种爱的没落和忧伤。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十几万白俄贵族逃亡新疆。也许他们正是被这种过于甜蜜的酒打败的。

今晚的月亮迟迟没有爬上天空，两个想喝醉的女人在葡萄架下听夜莺唱歌。夜来香悄悄地开了，它的香随风飘过来，又被风吹走。

夜浓的时候，响起敲门声，古丽热古丽起身开了门。进来的是个做买卖的商人，天晚了，巴扎散了，他要在这里住下。每个巴扎他都在这里住一夜，把从霍尔果斯口岸批发来的俄罗斯手链、吉尔吉斯耳环、哈萨克斯坦羊毛裙，杂七杂八一大包廉价的货物寄存在古丽热古丽的旅馆，等下个巴扎的时候再来卖。

商人显然喝了很多的酒，醉醺醺的，他也许是装醉，一进门就歪倒在古丽热古丽的身上，壮实的身子几乎把古丽热古丽压趴下。

古丽热古丽把他扶进房间就再没出来，不一会里面传出古丽热古丽的叫声。她叫得肆无忌惮，仿佛是故意让一整个世界的人都

听到自己在叫。我走出门，走了好一段路，还隐约听到她又叫又笑的声音，笑到后来，有点像哭。她刚才喝了很多的酒，一杯一杯的卡瓦斯酒喝下去，甜甜的液体，经过她的心，都变成了苦的泪。

我走到巷口，手扶着白杨树，顺着树梢我看见了月亮，才隔了一天，它就缺了。

从巷口向左，一条小街怀抱月色，街的尽头有火光一明一暗，那是银匠在夜晚拉风箱火炉。白天我在银器堆里找到他，他埋着头，手里掂量着一块银锭，思索着内心的花朵如何在上面开放。我付了订金，让他帮我打一只银手镯，他收了我高出别人两倍的价钱。他把钱接过去随手丢在脚边的纸盒里，在他眼里，那些钞票跟旁边的银子相比，不过是几张纸。

我来到银店，蹲下来帮银匠拉风箱。银匠用手中的工具一下一下敲打着西域薄薄的月光。一地散碎的月光，在他手中凝结成花朵。他把月光镶进手镯，把一尘不染的夜镶进手镯，把如水的梦镶进手镯。银匠说他制作银饰时从不抬头，不把远处的黑暗拉到近前。他最好的银饰都是在有月光的夜晚打造出来的，他相信炉火和月亮是一对情人，他们在银锭中相遇，在亲吻时留下神的图案。那些一闪即逝的灵感，他必须在瞬间牢牢抓住。

听古丽热古丽说，银匠有个漂亮的妻子，她有奶子一样白的皮肤，有骆驼羔一样温柔的眼睛，只是这双大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天快亮的时候，银匠蘸着月光刻好了最后一朵花。他站起身，朝后面的门里喊了一声，他喊的是一个人的名字。这时候我看见了美丽的妻子，她掀开门帘走出来，从银匠手中接入手镯，举起来，对着月光细细地看。月光照在她姣好的脸上，我被她的美丽惊呆了。她的美丽是安静的，像黄昏时了无痕迹的沙漠。她的温柔也是安静的，像暮色里静静的伊犁河水。她的眼睛，那双什么也看不见的大眼睛，淡灰色的眼珠里透着骆驼羔一样的迷茫、依恋和聪慧。我不知道她的这双眼睛看见了什么，她看到的，也许是我永远无法看到的。

后来她轻轻地笑了，她抓起我的手，把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说着一些祝福的话。我知道，这样的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是福分。我

还知道在这个夜晚之后，我一定会怀念这个夜晚，我相信在这个夜晚我看见了神迹，月光之水，涤洗我焕然一新。今夜，是谁听见了我胸膛里的声音，看见了我衣衫和心事的颜色，我记住了月光里的一棵大树，那棵树记住了我纯银的手镯，静默的树。记住啊，什么也别再说。

我在街上走到天亮，月亮沉下去的时候我来到奶茶馆。维吾尔老汉已经开了店门，正在门前洒水，看见我来，他放下铜壶，给我端上热奶茶、馕和盐巴。我举起手让他看我的银手镯，他认真地看了，说这一定是银匠最好的作品了。

维吾尔老汉向我说起古兰旦慕，他说古兰旦慕真是个傻姑娘，天马节就要到了，州里举行的阿肯弹唱比赛，如果得了奖，就可以进民族歌舞团当演员，她却不声不响地走了，去巴里坤草原的天鹅湖畔找那个小伙子去了，留下老阿肯一个人。老阿肯昨天去了那拉提，他要找那个兽医问个明白，哪怕寻遍天山南北，也要找回失散的女儿。

坐在一大摞馕的后面，我看见赵勇的车从大街上尘土飞扬地开过去，他往古丽热古丽那座尖顶的房子开去，一会又开回来，在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跑，车扬起的尘土弥漫了一整条街。这时候我听见包里的手机响了，我没有接，手机过几分钟再次响起，我知道是赵勇打的。赵勇曾开玩笑说，他开的巡洋舰，在外国是放羊的人开的，羊丢了，他们开着车去找，所以叫“寻羊舰”。现在赵勇是在找羊吗？

我回到古丽热古丽家，商人已经走了，古丽热古丽坐在葡萄架下梳头，她一脸的疲倦，眼睛有些浮肿，像病了一场。我告诉她我要回野马渡了，才离开了几天，我就开始想念那些羊。古丽热古丽听了放下梳子，爬上树摘了几个青苹果放进我的包里，她的头发一半披散着，憔悴的大眼睛半遮在后面。我想对她说几句话，可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和她一样，都是需要安慰的女人。

我走出门的时候，古丽热古丽拉住我的手，说再留一天吧。我说不了。古丽热古丽说那赵勇呢？我摇头，后退着向她挥手。有些人，一生只用酒杯接吻，她不懂。

我回到乌孙山的第七天，草原上下了一场大雨。那是一场大暴雨，来势之快，可以使天空盘旋的鹰来不及躲避而被击落，雨脚之猛，竟能把平静的草原一瞬间打得烟尘滚滚。

在那场暴雨的豪打下，我看见了奔涌的马群，只一刹间，山谷里所有的马仿佛都被赶到了一起，它们被暴雨的长鞭抽打着，被低沉的惊雷驱赶着，被刺入大地倏忽消失的闪电激奋着。它们在暴雨中奔跑，高昂着马头，嘶鸣，冲锋，争先恐后，披头散发。它们跑得淋漓尽致，飞溅的马蹄在大地上踏出强劲有力的鼓点，它们拥挤的马头像八月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牧马人在不可收拾的潮水中被裹挟，大喊大叫，却毫无声响。

那场暴雨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几分钟后，马群消失，暴雨停歇，草原一片宁静。我的红马不见了，它随着暴雨和马群一起消失在山口，我还看见李宇宙的毛驴也随着马群一起奔跑。

大雨之后，山上的气温突然就变冷了，“出天狼、水变冷”，哈萨克人把天狼星称作“苏木比列”。苏木比列”星出现后，表明夏令已过，对牲畜有害的虫类快要死去，人们开始收割麦子、打草，准备柴禾，为冬季取暖准备燃料。

在巴拉提老爹的指引下，我在天空找到了“苏木比列”星，这时节它显得特别明亮。它的旁边是“三只山羊”星和“绊马索”星，这两颗星的出现也表明“麦粟已熟、黎明寒凉”。巴拉提老爹很懂得“昂宿”，他常常看星星来判断天气。他说“昂宿”落在水里，雨多，落在干燥的地方，风多，落在石头上，气候炎热。夏季过后再看到昂宿，这时植物的根不再往下长，开始结果实。

面对突然就变换了的季节，我心里有说不清的悲凉。几天之后羊群开始下山，他们要在大雪封山之前走出山口，去遥远的冬窝子过冬。小白亥提来向我告别，他们一家也要走了。他们带走了巴拉提老爹家的羊，巴拉提老爹家没有过冬的干草，冬天他们帮他喂羊，等春天回来时再交还给巴拉提老爹。

没有了牛羊，草原空空的，比天空还空。

我也该走了，走之前，我又去了一趟李宇

宙的墓地，意外地看见阿莲也在那里。我还看见了李金金，她在河边一块地里挖土豆，那是春天她哥哥种下的土豆。她抡起坎土曼，抡得高高的，用尽力气挖下去，仿佛挖地三尺或者更深，就能挖到哥哥在地底种下的土豆。

巴拉提老爹骑着红马把我送过河。我下马的时候，什么东西弄痛了我的肋骨，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赵勇塞进我口袋的那块羊髌石，他说这块羊骨头可以避邪，保平安。我信，以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带着它。

巴拉提老爹骑上马往回走，走到河心，又转回头打马追上我，告诉我我问他的那个问题可以回去问问我的父亲，也许老场长知道。那天那拉提叫依拉洪的人提到林场，赵勇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线索，要我回来打听一下。我问了巴拉提老爹，他说他从没听说过林场有人抱了个女婴送人的事。

巴拉提老爹原本要骑马送我到镇上，我不让，我想自己走着去，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过这片草原。我应该感谢乌孙山，这是生命轮回的地方，让我做了一回人，还想再做一

回。我还应该感谢乌孙山的每一只羊，是羊群教会了我善良。曾经让我失望的人生，在这里又一片苍茫地让我相信。

我爬上山岗向远方望。远方是空空的草原，草原上的草五月才绿八月就黄了，美丽多么短暂。上山时产下的羊羔下山时就宰了，生命多么匆促。我不能不多望一眼！

风吹过的时候我听见手机响了一下，有短信发进来。拿出手机，是赵勇的。他说，我的羊丢了。我想对我走失的羊说一件事，三十三年前巴拉提老爹从朋友那里抱来一个女婴，送给了林场场长，场长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白鸽，一个叫百灵，不知道哪一个是老阿肯寻找的女儿。

我把脸深深地埋下去，埋在草叶里。草儿已经枯黄，瑟瑟的冷风吹着我的脸。我知道大雪很快就要落在乌孙山，一朵雪花覆盖另一朵雪花，一场大雪覆盖另一场大雪。

大雪封山之后，乌孙山将一片宁静。

责任编辑 赵剑云

(上接 24 页)

毛蛋抱着花儿，往医院跑，这时候的姐姐麦儿还在石街上，毛蛋跟卖水果的女人闹时，并没留心石街，如果他往石街上多瞅一眼，就能瞅见已经疯了的姐姐麦儿。姐姐麦儿光着脚丫，在石街上奔走，她操着一口地道的陇西话，边跑边唤，娘的衣，娘的裤，娘生丫头没出息，一棒打死个老母猪，拉到街上卖肉去——

石街再次热闹的时候，人们看见，跪街的成了姐姐麦儿。她面前终于有了一块红布，上面写着一些心酸事。

妹妹花儿命是保住了，但人却彻底成了

呆子。谁能想到呢，医院居然骂毛蛋，没钱你抱她来做什么？出去！

等第二天毛蛋拿刀片划开收费处人们的裤子，凑够医院给出的钱数时，妹妹花儿已成了这样子。

毛蛋让公安抓了起来，据说他一疯之下拿火点着了医院的库房。卖水果的男人一想这事，就有点恨憾地说，要是花儿落我手上，就不会这样。

夹嘴，卖你的水果！

卖水果的女人恨铁不成钢地吼了一句。

责任编辑 存 学